



崇蘭館集卷之十五

雲間莫如忠子良甫

子塔陸彥章校

男是元輯

與張半洲周石崖二公書

昔在先哲嘗以衰經上執政書切論時事誠不忍以越禮微嫌而後天下之慮也孤儼然在疚自惟卑鄙不敢與出位之思而目擊時危欲効之明公以附先哲之義者不任區區惟明公登

崇蘭館集

卷之十五

一

之夫海寇之嘯聚我境壤屠戮我生靈以貽明公憂與士民之謁款明公者諸所畫策詳矣孤不敢摭拾以聞顧當道諸公方議合兵峙糗約日而發以期殄殲念惟此舉不細有如萬分之一計不旋踵將誰任之孤之所爲大懼也夫兵有貴精以寡制衆云者此語猝然竒中之機勢若掩群非大師克敵十而圍之五而攻之之正也謀者言賊黨蔓延且以萬計必若得當而後從事此馬服君所謂用衆之時而鈎竿鐔蒙須

之喻也今所恃者獨狼兵一旅而徵發之額不  
過千餘卽矯捷殊倫此以金注而沮澤險阻又  
所禾閑彼夷情譎詐出奇設伏以誘我軍使不  
得成列而以數騎馳忽出吾後輒得志焉此非  
狼兵長驅之技所得而施也矧眾寡之形已自  
不埒而欲輕動豈事之完乎孤以爲狼兵且至  
必姑款之以養其銳而急議招集鄉兵以爲嚮  
導合浙兵以資應援主客形錯動以萬全然後  
乃可圖爾或疑鄉兵取具間左一有司事爾而

浙兵限於統轄必若藉爲我用則嘗籌之矣議  
者曰寇從瀕海馬跡諸山越浙而來由浙不能  
過其上游漸致剽掠吾境而甘心焉以相督過  
似已乃獨不知禍患之來當究本始碎諸晉人  
代號號不晉仇而虞之怨爲得其情乎且疆事  
有職又安見夫受職於守土之以先已後人爲  
誓乎如是而欲合與國之從令爲我用必不然  
矣爲明公計何不煩咫尺之楮咨行浙省日撫  
諸臣據近歲言官奏允浙直事宜有急得相應

援而合兵以殲唇齒之寇誰則不供彼即恣然  
秦越我視不與其憂獨不虞昨歲寇自青村突  
走嘉禾幾及胥溺此實已事之鑒浙能嫁禍於  
直直亦能嫁禍於浙是浙直之相爲傾覆無已  
也亦豈彼之便乎上尊 朝廷下諭利害引義  
止辭以好往如是而曾不若古一說士之功令  
諸侯拱手而聽命未之有也然則兵可不戒而  
息矣以戰則有狼兵以向導則有鄉兵以應援  
則有浙兵乃從藺別精銳嚴之將領受之方畧  
分爲數支以左右翼以先後陳交發互至刻日  
行或黨雖衆有不暇爲計者縱黠夷叵測不  
育無生得失而我兵間出數道夾攻穰苴之法  
所謂不勝一而勝再猶計之得者也而况以全  
利乎此孤今日所欲急聞於執事者若夫攻守  
機宜竒正屢變視賊技所長臨事而應之猝發  
者又未可以更僕數也夫禦敵者不能遏之於  
方來而求得志於巷戰已爲下策而又甚焉殆  
已殆已近聞官兵出與賊遇有未及陣而亂未

及格而奔其輿尸扶創而還癡處皆着耳背或  
望而魄喪自溺沮澤尸相枕席水爲不流資寇  
以筏此皆不戰而北之明效也夫勇怯等死攘  
袂一奮且有十一相全而民愚至是何哉倉皇  
擐甲變不先圖望風披靡於是不給而何暇語  
戰此其故間諜不精紀律不嚴兵不擇帥而勸  
懲無從雖衆無所用之四者明公所宜加之意  
也夫寇穴吾境已久撲滅之期苟不乘茲決策  
期必竟之春來草木萌甲水深土淖伏莽之戎  
攻守俱敝蔓難復圖方厯明公憂矣今爲明公  
計者曰寇在浦東宜退保浦西寇掠松郡宜退  
保蘇常寇逼蘇常宜退保畿輔此一時苟且偏  
安之見遺民以資敵勢不極不已也將衛腹心  
必完其湊理避辭犬者還走則及焉薄海之區  
孰非吾土著土之姓孰非吾民豈有棄其所必  
守而能守其所必及者哉願明公之擇於斯而  
無以俗搖也昔新垣衍謂魯仲連曰凡處此危  
城而不去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觀先生之

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奚處此而不去也  
夫魯連天下高士誠不忍獨謀其身如衆庶之  
爲乃亦其侷竒畫所以策秦者定也今既不  
敢爲衆庶之爲又無能盱衡搯腕出吐一竒附  
魯連之節徒晏然處此相慶於無虞其不爲新  
垣衍之睥睨而誹笑者幾希孤不佞輒敢攄其  
拘曲之見於下執事亦恃明公在事當不具平  
原下士之槩也倘遂察其衷不斥其僭賜採行  
之於迨時蕩平之畫卒濟於艱誠不獨孤一人  
之幸也

崇蘭館集

卷之十五

五

與翁見海公書

如忠鄙未能遠謀分不敢出位顧災及剝膚爲  
桑梓過計度今事勢最急者敢悉其蕩蕩爲足  
下陳之夫今爲倭寇之說者莫兵食重然明公  
暨諸執事悉心經理以濟時艱其爲兵食計甚  
悉而兵每不足於用供億輒告匱何哉以直隸  
事體與閩浙異而吾松事體與蘇郡又異也夫  
閩浙用師旣久人自爲兵可資捍衛而直隸久

安忘戰卒焉有警必仰客兵故遇變倉皇先聲  
既訕及擇帥統兵而來又輒需選觀望恫疑虛  
喝以爲故常是以各路召募至自山東湖廣兩  
廣宣慰司等處者絡繹於途供億無筭徃徃兵  
集寇退不發一矢不血一刃而牛酒郊勞賞賚  
虛糜十不讐一如此不已雖竭民膏脂以爲兵  
費竟何益哉且各處遣兵徒取充額半雜老孱  
而內地無籍之徒竄名其中者不知其幾勢不  
得盡核之而業已移文又難中止爲今之計當

何如哉夫客兵不利於召募而猶可因用其力  
者則有一焉願明公圖之也聞募兵之在道者  
較擊肩摩灑然翬集而寇雖已退餘孽未殲兵  
未可以撤也鄙意欲於募兵至者當乘其銳以  
是嘗之而陰勒其能否就中疏別精悍甚者不  
賞多人得量留二三百名無發少分養兵常費  
給之而休以近地用脩城守或益以僧兵數百  
及地方土着之民奮義可使者總署一支酌所  
宜帥時嚴訓練暇則巡行郊野以觀險要一日

寇發不測客兵未至可姑驅此出應少挫其鋒  
及大兵既集仍令退守城隍以固其根本庶緩  
急有恃可割每歲募兵十之二參而足矧郡邑  
居民久困登陴松江守禦所老弱軍餘不踰百  
什設有姦細起於中外卒然有須如前所云者  
其可少乎嘉定太倉等處自三沙之警沿海者  
民習於戰陣非若吾松素未有署名在官若此  
輩者急則仰客兵耳此又吾松事體之異於蘇  
郡者鄉之三老有言各團鬻販之俠不無躍然  
崇蘭館集

賈勇能以一人格殺真倭數百如已在官某某  
其黨尚夥倘可盡籍其人責以水陸巡哨或有  
願自團結以衛其鄉者設法聯屬而聽之即此  
可與蘇之耆民等而兩郡相爲犄角與見在邳  
兵坑兵各就所在得論功伐而革其互相觀望  
之弊此皆可以厭伏其心而用其力即閭左之  
發皆勁卒也又何必客兵之藉哉此兩端者願  
明公早計以備將來雖未即語戰有以愉快於  
今而猶堪議守常恃無恐也不知是否

荅呂侍郎沃州

昨荷瑤函之辱隨有報書當已徹覽茲復荷教  
言知門下於樂道之餘兼多撰述誠切美之夫  
文章正宗之續編僕平生正苦其繁蕪殊謬於  
西山先生之旨至於尤竊恨者以西山先生之  
見之卓而於古人論文本指尚覺隔一谿徑未  
敢遽質所疑於有識也夫文以載道其言出自  
拘學若孔子則曰文以足志又曰辭達而已矣  
夫文者言之辯而有理緒之謂也易觀乎天文

崇蘭館集

卷之五

八

以察時變此理緒之辯乎經緯者也觀乎人文  
以化成天下此理緒之辯乎德業者也彼各有  
當爾如必求文於發揮性命之原潤飾太平之  
烈而後爲合轍不已隘乎故六經載道亦即載  
事者也諸史載事亦即載道者也百家技藝各  
載其學術純駁雖不同科而槩以達辭足志云  
爾則惡可廢也西山先生之見則異是取之必  
求其說理析之必歸於引經必差次仁義必標  
駁儒墨而後曰文彼文莫近乎秦漢而先生自

先秦策士之言各成其章者多擯不載至左國之取又似濫觴而不精皆僕之所未釋也夫文章與時高下先觀其氣之醇漓定其格之今古而片言合作咸屬品題文斯脩矣若但泥於載道則自六經以來文闕有間而至宋儒訓詁之言出其語性情心體特詳焉若曰文在茲矣即賈董韓愈氏之作僅以數語合道而倖存其不屏棄者幾何此其說之未暢者也西山先生之意毋亦以爲文壞於六朝故所選取正矯昭明文選之弊舉其言之支而麗者盡削之似已然有文選所遺而正宗未盡入有文選之不可盡非者而正宗削之抑又何故至叙事議論之疏別近世有辯之者僕以爲非獨叙事議論之過於疏別而以辭命與叙事議論析而三之尤不倫也豈不曰辭命不當例以文士之言故特揭諸其首而不知辭命乃文章之一體與疏奏封事論贊記序等分爲體裁則可而與叙事議論之凡例等可乎即辭命中亦孰非叙事議論

互見乎蓋凡史之記事皆叙事也其記言皆議  
論也此二者已足該文之義而必參以辭命幾  
於贅矣僕自屏跡蒿萊嘗一究心斯藝今皆忘  
之因尊諭所及不覺中熟於見獵然斯於門下  
抑末爾僕所欲請益者當不啻是也惟亮而終  
誨之

與蔡白石書

忠之獲侍公教自逆旅傾蓋接席論文財一再  
觀乃忠之私心瞻竚者異甚平生而神交雅素

崇蘭館集

卷之五

十

又不虞公之誠有意於不肖也曩歲因敝鄉馬  
君慕叅之任江右奉書起居媿澤數沉淪無足  
仰頌記注而公一聞齒及名字欣然念之趣使  
跡馬君所至立取其書蓋急於不肖如此也既  
乃仰壁誨函兼惠佳集舍弟如德乞假還自京  
師辱寄聲相訊因詩示懷而書抵郡侯堯山臧  
公諷以豫章禮士之節爲不肖先以謬相重公  
之用情益已懃矣夫公間世名碩領袖斯文學  
士倚以聲引若忠者其至謏且逖安所置數猶

然睽之不遺誠懼海內之雋凡辱公知而於賢  
且矐百之於忠者豈吐握之所能給如不必盡  
然而間出於殊尤之遇又忠之所不敢承也忠  
自違別來偃臥巖阿躬耕東海餘十五六年耿  
耿心期不敢自棄於教督而志逐年衰貧與病  
會罷驚窘步鞭策何任昔人有云學宦兩無成  
斯言誦之獨堪自悼不敢以聞於公也公方致  
位台階兼資文武才賢假於當路

聖主幸其同時海內駸駸向太平矣擊壤康衢  
以安耕鑿亦沮溺之徒禱祠而求之者也北首  
依依望風延想不任爲情伏惟台亮

寄包蒙泉戍所書

足下在道秉直偶忤於時積明因緣遂致困厄  
聖天子仁孝重根本之地奸明誣訐遂得乘間  
入之天與善人耿耿孤忠終明見察當不令銜  
冤泯默終老西郵也第初構時人情洶洶懼  
臨不測幸而得寬其責實出一可以爲難臨  
岐跋望行塵堪爲隕涕別去跡杳然得附應

公書來乃聞尚未至衛經途艱涉勞苦脩嘗所  
賴足下雖出巨族乃習勞茹苦險夷脩嘗風霜  
自保且至彼又多故人之依聊足相慰足下平  
生慷慨動慕古人試論其世若鄒陽虞翻庭伯  
賈生之流徃徃直躬見擯卒暴於時惟戀闕懷  
荃古今同調若夫窮愁俟命試徵在今如先

朝陳公選岳公正劉公大夏王公守仁輩皆以  
忤志權豎以遭嚴譴而伯安發跡龍場淵源問  
學蔚成鉅儒尤其較著者又次則如近歲足下

行部滇南高用脩楊子讀書談藝之風亦足自  
見於世願公財擇而審處一焉夫乘時席勢以  
取功名者中才之守也負俗遺群以崇令名者  
通人之執也足下欲自奮於功名之會而適遭  
其窮則負俗離羣乃足下令名之日庸何病焉  
故曰霜露既零貞木乃見鉛砂百煉始就兼金  
君子所以委心順逆之境而獨觀昭曠之原孳  
孳行仁義不懈也至乃以宇宙爲逆旅以浮生  
爲變化以窮通得喪爲適來處貧賤而日休之

夷狄而不棄玷於流亡而不動其中者於釋氏  
談空之旨柱下達生之言亦足沉玩而有助焉  
願足下廣宅厥心以永終譽無徒抑鬱投荒之  
日羈束無聊也孔子曰伯夷叔齊求仁得仁又  
何怨足下自今惟成仁是務而卒然之遭如仲  
尼幾阨於匡人孟軻見毀於臧氏則大聖賢容  
不免焉亦安所遇而已疇昔襟期勗之皓首其  
察與否付之蒼蒼執手何時長言當哭爾

與陳中丞我渡

崇蘭館集

卷之十五

十三

三

如忠推頑無狀自捐盛明庶或見管於當世名  
雋不猥隨俗之妍媸即長往而甘心焉此意蓄  
之餘二十禩而知海內宏朗卓犖之賢有如公  
者蓋欣欣願爲之執鞭而出處之迹先後差池  
既乖投分之緣終鮮同朝之願獨所遇縉紳先  
生聞公於不肖之蹤若深有槩乎平生而不蒙  
鄙夷誠不自分其謗劣安從得此於門下也邇  
歲黜於涉世不量而入當途無汲引之懷遊顧  
乏同心之彥萍蹤偶幸承乏浙藩尋與病會

已拔絃將歸而聞隼旟且至武林願少濡滯得  
因望見履絢然竟不果業已歸臥深山念無復  
影響之相及而朝恩借吳公適馳節江介填撫  
東南則蓬藿之蹤所竊衣被以畢其餘生者不  
啻踰望而士大夫之從吳門來者又輒道公延  
訪之及憫然加志於卑菲不異古國士之知益  
深悚矻然不敢用爲報謝者蓋於所尊引避宜  
爾知不蒙督過之也日天子是龍祗奉臺檄卒  
業門墻還自吳下仰勤芳訊彌動神情又知昔  
者郁生素卷之遺實奉台指且於反命之禮復  
有不敢怠廢者借裁尺素一奉起居蓋區區聞  
問謁欵之儀固不似神交昭曠之獨契又知公  
之待僕賢於僕所報公者矣

與侯二谷書

憶與兄別如星散蓬飄莫知抵止所不隔者獨  
有耿耿心期時占夢寐爾客歲江上值永嘉朱  
生便曾附數語相聞倘徹左右當共欵歎出處  
之踪終始乖異吾兄斯言不虞乃遂爲讖然其

中有甚難爲言者安得聚首一共吐之末路馳  
驅磬折隨人醜顏俗狀凡謂僕不能於昔而顧  
乃獨能於今耶所切幸者入泐來一二故人在  
境相望伊邇倘有縮地之緣敢後豫章荊州之  
義會方蒞任羈繼職守悵莫往從兄倘有懷不  
惜要嵇呂之期乘王猷之興除榻西湖敬遲高  
軒爲旬月遊晤僕誠待此可以投紱飄然矣天  
佑吾曹餘年健在又假之緣忍負良覲當不令  
終始睽携如隔世而不相及凡深長念之

又

來教云前月曾蒙寄書所不知何人並未獲接  
怍怍心動祇益人思張海方山人詩思翩翩殊  
逼風雅且嘗遍遊海內諸名家又得一訊相知  
蹤跡乃其人出自東甌漸磨有自信如尊諭所  
云掄梗梓於鄧林之野而求柴胡桔梗於罍黍  
梁父之區宜其良矣惜也來當逼歲朔易方殷  
草具茅茨闕然館穀第令吳生馮生爲之介紹  
賡酬稍遍緇紳敝邑楊宰雅以好文見器親數

存之時爲下榻亦山人之能有以來之耳茲當  
解維而南僕徒好切緇衣無可以資行李如何  
如何吾文雄篇嘗從梓集一觀其全而片玉之  
輝未蒙洒翰竟何由誇示同好以爲獨握驪珠  
行者匆匆有懷未盡

復二谷書

四海離蹤憂傷終老參商永間于兄謂何昨歲  
承乏貴藩念以逋棄之餘遶回世路原非素心  
獨喜故人在望庶獲繼見握手論心一理廿年

之緒及既茫止遙計津途邈矣天未便知斯願  
不從而長徃之志決矣抵舍來巖棲閨寂無驛  
使之因以爲長共含情終杳音耗豈虞令親張  
西山先生來自甌粵忽拜雙魚之附跼然喜溢  
空谷回春又得進西山訊動履遙忖心神不殊  
晤對劃然長嘯而欲狂此真一竒也不知吾丈  
發書時亦料弟且遽獲玆玠不當大愉快乎西  
山丰字清朗書法端莊曾額宸居再華相第絕  
技可欽惜蓬扉苦蓋不堪澤潤之施而稍爲延

譽畧遍諸紳絢間計亦可以少副遠遊而報命  
故人矣至區區積素欲更僕左右者終難介諸  
西山尤會之以臆可也

復侯四谷書

僕自交於令兄年丈則聞足下才名雅矣第雄  
篇大撰未覩厥珍竊深景慕昨馬水部以趨庭  
入郡則持足下書及所刻集灑然貺余如獲拱  
壁此於通家義分或軫道情以爲四海兄弟有  
如僕者不令卒業門墻幸快一斑之覩無乃闕

崇蘭館集

卷之五

十七

焉故不惜夜光暗投與世共寶若諸蒙者可與  
於文章之觀贖者可與於咸韶之聽則幾誤矣  
展帙莊誦文類斑揚詩遵王孟兼長具美可信  
而傳學術淵淵益爲君家伯仲歛衽矣張山人  
雅遊伯仲間稍出法門便稱高足茲當返棹敬  
附起居其於金錯之遺竟乏瑠璵之報又多愧  
也

與皇百泉書

時遭武弁之侮

屬者聞儉夫肆虐犯及輿臺初呀然以疑既而

咈然爲之不平乃固未悉其始末如傳至入梓  
之備慘烈也誠若云爾其係士紳之體豈尠小  
哉以足下高賢而蒙斯侮孰不攘袂願爲雪之  
顧於足下何有也吠堯之犬彼愚何知神龍泥  
踏行制於蟻事固有然君子理遣之如巨川之  
納潢潦願足下姑後此而弗竟也徂歲更春俗  
絀紛沓不能走一介馳慰左右日過虞山擬還  
道吳門得與足下晤言坐消滯慮以暢新悰索  
共觀梅鄧尉以成勝遊會從他邑取間而還耿  
耿停雲渺焉靡及輒敢勒狀馳介以聞伏惟鑒  
亮舊蒙惠我禪棲江行二集輒爲友朋借匿途  
令篋有二書坐乏珎賞不惜更惠一帙尤切望  
之夫暴客能掠足下貲去幾罄然於足下敝帚  
耳胷中武庫其出愈竒猶足以資貧窶子乞未  
匱辭也願足下寶之

與王鳳洲書

足下照徹性靈敏合神授曩從都門晤遊每誦  
篇什輒一憂然瀕歸荷贈章之辱綠書蓮頭爲

好者携去斯玕遂離葆笥而光芒獨着八目不  
識可再煩記室一檢原稿見竒以振空谷之音  
否足下昔懼家難識與不識咸切憫之况在朋  
遊寧不永嘆顧踈庸自投綬來跼伏荒野幾與  
世違卽鄉閭慶吊往來或與或否直是無心非  
有疏別已慙徐孺子之風不敢以嵇生爲解也  
弟方足下在疚則固與何大壑兄相期遣吊比  
大壑使發而僕偶滯山庄不及相報以成其臯  
輒又自信區區謂宜暴於足下而竟廢斯禮則  
已迂甚足下不當望僕以爲誠薄耶日過虞山  
還道崑邑遙望賢廬耿耿中熱緣有他絆促歸  
未果私願茲謹勒狀顛佉齋上束芻辦香待命  
寢外倘蒙屬之司儀引致令先公墟墓焚告初  
枕庶比越人之禮於將軍文氏子乎亦僕少藉  
以道其臯者幸甚

復王大理書

向奉別時會道體新愈輒相恩擾殊不自安計  
文旌就道舟中酬應稍稀會卽康適既而有

來人言公行且入都台候倍佳及犬子書回云  
已躬覩我冠鼎鉉之班色動朝野喜慰何如日  
承翰教下頒如拜拱壁仰悉高情於軺車初稅  
之餘卽軫踈庸之念非道誼至篤何以能爾東  
尾云云慙悚慙悚犬子荷引翼素懷業至都下  
正恐其不重檢默以驚多岐來長者誚讓乃復  
蒙過爲游揚益之虛譽恐聞者謂出門下品題  
便相浮慕彌遠本實媿如之何鴻便謹書起居  
并謝來教熙朝遭遇賢哲明揚惟公若時奮庸  
崇闡館集 卷之五 二十 請小

以綏駢寵

與同僚王鳳洲大參

敬啓忠因去冬沍寒行役歸感痰火寒濕之疾  
弱體不支難以供職邇曾上疏告乞致仕一面  
具呈撫院乞爲轉奏續奉吏部照會將原疏立  
案行令仍出供職而蒙撫院批呈溫辭慰留不  
勝感激奈緣賤恙沉痾勢難復出視事相知者  
幸教之曰非得撫院之疏吏部必不准覆以忠  
病勢狼狽若卽飄然引決則撫院必憐而爲之

題奏矣然斯於忠所不敢出者爲忝撫院一時  
遇知若未明懇而遂去之不惟仰負德厚而於  
出處之迹亦屬未明故忍死滯留已再具呈屬  
同僚代稟但恐一時未蒙見察念無可從中委  
曲爲贊一辭者惟雅辱門下道義相信能登其  
情輒敢仰屈移玉一借鼎言爲忠稍明夙昔之  
心與今既決之志必蒙撫院見允轉奏使忠幸  
歸骸骨又得正名義而行生死願幸畢矣夫忠  
之菲劣宜擯於時豈待數數因追憶當年始乞  
崇蘭館集 卷十五 十一

南曹之故及後二十載心甘畝畝之由惟門下  
照之矧今既迫衰遲豈未忘系累 矯情飾僞  
爲起起濡滯之迹復醜顏就列而不疑門下其  
謂何伏希台亮必遂懸懇感戢不宣

與王麟洲

日者偶過山莊晡歸見尊刺失迎殊極悵惘隨  
踵謁舟次復不值而還違澗之懷迄莫宣展柰  
何柰何抵舍發所惠近梓瑤篇誦之卓爾大家  
作者避舍至遠壬之文切論小人情狀言言中

窾剗心刺骨有韓公子之深而隱語方言兼晉  
長沙之核端令白馬摧鋒雕龍讓辯聞者悚汗  
一警頽風又足下撰著之一奇也僕竊欲申之  
片辭附遺蒙訓媿無子厚筆力又未遑爾一笑

與吳川樓書

惟昔薄遊祠部會足下觀政同曹以邇光霽固  
已心竊偉之而不敢以樗朽自托也別二十年  
足下譽益起造述益雄每因尺牘流布想見音  
徽計足下遺迹視我擯之交籍久矣吳貞石歸

崇蘭館集

卷之十五

七

乃具道高風且以猷畝沈淪之蹤尚溷唇吻足  
下斯義知與俗殊而貞石探囊出所與珠玉灑  
然至前良共珎賞又一快也因公後還謹附起  
居遂申謝臆外舊作數首漫錄無章侑函求正  
咸英在御混以蛙鳴彌增慚慙倘於投報之義  
幸來教益何如

與茅鹿門書

別兄十六七年意氣形神脩然著目而盛衰壯  
容與時移鬚髯間白於兄猶用爲異矧衰年

之狀顧影自憐如不穀者又可爲兄道哉所不  
變者金石論心要之白首當使友道之敦傾蓋  
非邇千古非遙又安用致慨於百年之委形也  
僕自投紱來烟霞浪跡樵牧爲徒露冕高車飛  
沉永隔不謂野人之蹤尚徹聞於左右非兄誠  
加憐之時挂齒頰誰復有此因憶昨年接迹都  
門曾忘其陋馳好藝文要以兄輩韞竒發藻籍  
甚一時附景依聲竊深嚮慕辟如巴人和歌耶  
鄴學步總知伎倆賈誼大方矧自違別以來轉

益踈頑遂捐鉛槧蓋宦學無成昔賢是悼竟成  
俗物友朋見譏兄謂我何猥以故人在望茗雪  
名區曾不能撥棹相從一果王猷之興尚得爲  
有意味不詭於汗漫之期耶兄才猷譽望蔚爲  
代英宜効當年之用猶然窘步天路載上不容  
久孤於世如僕更何言哉雖然屈平有云進不  
入以罹尤退將復脩吾初服兄誦斯言久矣山  
中靜業才體兼長主盟斯文非兄誰任其次繕  
性葆真怡神昭曠啓西來之秘藏托柱下之玄

言亦足玩世述名而忘情者得喪之境士焉往  
不獲志哉近有持稷下之談入謁兄所而格於  
閣人者還言遙從屏間窺兄當罷晨餐偶親細  
務若有慕乎伐檀之詩所稱士必食其力而可  
者而弟謂以兄平生道力其於用志之專當必  
有在而乃屑屑若此其信然耶抑亦不得於謁  
者之漫辭也弟巖栖廿載二頃就荒歲入纒輸  
井稅室無羨羸然不敢用爲怨悔志儲擔石以  
待婚嫁者誠拙薄計無復之亦豈嚴奉疇昔之

崇蘭館集

卷之五

廿

教於左右而信速貧之言過至不難立稿而可  
爲耶硜硜小人拘滯猶昔兄其有以廣之否也  
令似卓躒不群英標競秀行且穎脫振其家聲  
儻兒多少鞭策不前幾欲遣侍函丈一望餘輝  
恐於受教之地未堪跋履門墻以代將命尚容  
尚容

又

不會良久每形夢思神與飛越且自武林聚首  
時計海內同心凋喪幾盡况迨今又餘十禩存

亡之故尚忍屈指耶我夫抱道沈時造述日益  
深純神日加王豈天留吾黨一二輩俾永冰雪  
之姿表後凋之操其昇於造化固厚耶而僕非  
其質至如兄等何以承之也嘉禾禪林之集僕  
謂門下負卓爾之才操斯文之柄以名海內有  
年既已總百家而兼之所未竟者獨此語云子  
以是始亦以是終僕爲兄願之矧諸公者類皆  
志明斯道求友一念千里灑然真曠古之良覲  
僕非敢自外柰適值子女之緣有必不能舍之  
崇蘭館集 卷八十五 廿五

遠適者此來价所覩也嘗憶昔遊浙時猶得與  
門下一二燕見即二谷遠隔東甌再書相期不  
果西湖之約以爲悵然今僕之去兄僅不百里  
而徵發不赴兄不當望僕以爲誠若是恻甚於  
僕之望二谷耶幸謝諸公倘斯念未弛他時更  
訂初盟則執鞭弭而從者必僕也會龍溪諸公  
間統一叱名不悉

又

昨蒙構李相期極知良晤羈冗之候不能遠出

遂至心期且不謂此後便寡會晤之緣也第齒日邁矣吾丈能念之否追慨我生不辰適與世路嶮巇相扞終始而以門下衰然人羣亦令齟齬當年半同斯厄此意惟兩人自知而忠之心跡又以不能言不敢言而闇留不暴者多所恃以自見於世乃獨平生兢兢末節或可以信相知然至久而漸湮又時方矜勢能而羞貧賤踽踽之夫無所從訟而當塗顯號豈惟不有莫生且將不有茅生矣而吾丈乃益憫然彊毅返靡揮戈能自振於末銳登先作者之壇以不朽爲功業斯意遂竟雖生與其世而不挂牢籠則視奄奄丘壑之蹤又較然別矣日者令似少君俄復騰躍接武青雲以觀海內不惟藉藉英聲取償於長君之悼而令天下知威鳳之產必鷓鷯夜光之孕必老蚌其爲增輝世德嗣美無競之緒者不益愉快於鞭後之一着乎不肖若第造物者既令爲此拘拘而孱劣諸兒終鮮一綫之望至龍兒困遊京師方懃凝睇近來情悰可知

漫漫獨何時旦如覩顏披對吾丈何竒樹  
人璫枝景秀通家契誼抃會情均輒裁短  
頌人馳賀伏希鑒亮不宣

與吳霽寰書

追惟昔者四海風期天涯萍聚廢曹並出郊之  
騎綬唵申卜夜之懽豈惟其事已不可再即其  
人俱星散天涯回首風烟恍疑異世此意應共  
恨之弟初投綬還山良切鼓棹山陰之興而與  
兄相望道亦非遙向聞年伯計報擬一趨吊得

崇蘭館集

卷之十五

廿七

三百六

乘此握手晤言柰稍濡滯會老母遘疾沈淹越  
歲亦罹憫凶哀毀之餘遂曠斯禮迄今寇亂紛  
紛益成阻絕瞻戀之懷敢後故人每從敝鄉徐  
長谷一訊起居而已近見令親家南江先生道  
尊翰中有中江遂忘我耶之云一爲隕涕非故  
人誠時置我於懷寧復念至於此適南江使便  
敢附尺函一布前語南江與兄通家世好及慕  
高誼得附葭莩第其令子長成議婚之期勢不  
可緩初殉尊意未忍令愛遽過敝地業已僦居

嘗都以便相迎而來命欲更卜廣德似非其便  
南江屬第轉致左右倘可俯從初議大善如不  
得已亦不敢過違第百所規度稍就簡約令其  
易從此亦有至情者一僭及之恃兩家知好故  
也比時兄當以作送踐玉趾於敝地實奉晤良  
緣竊幸竊幸夫以違別餘廿年含意多莫宣展  
而乃及他人室家慮以奸媒妁之權又大噉爾  
復朱鎮山少宰

惟昔濫迹南宮陪儻俎豆與海內之雋居嘗志

處友尊賢以明趨舍而從宗伯南野歐老先生  
所獲觀於公其儀度之偉辭令之懿所謂目擊  
而道存者無何天曹以客部辱公忠竊不自量  
以爲得待同官可幸投分而同官之徒其慕公  
而樂相下者皆彬彬質有其文乃椎默無庸如  
不肖者初未有紹介先容之階頡頏相高之節  
足以自固於門下而公特察於儕類數加存之  
若深有繫於平生此其故非鄙之所及知也當  
是時聞當道嘗有所擬注於公至勞唇吻猥吐

忠名以自代此一二相知者所與聞而公未嘗  
以言於忠乃一念推轂之衷良獨厚矣而忘不  
肖之非其質又安知聞者之竟忠亮而不殆於  
有求之迹耶其在今日第可還質公一慨耳忠  
自奉違顏範隨以毋病扶侍南還因遂乞外財  
得遐荒比至途半毋病增劇上䟽陳乞投綬迴  
車偃卧兵樊躬耕東海餘十五六年曩昔貴游  
雲泥迹迥不獨踈庸之性固與世違而遺迹棄  
我客有如昔人所云者誠不虞公特厯記注于  
里緘辭俄振空谷之音也沉淪之蹤既謝微名  
兼昧學術遲齡冉冉日迫窮途計於世已矣所  
竊幸者我公方濟鼎鉉樹勲當年上荷主知  
下係士望海內駸駸向太平河清可俟儻及扶  
杖觀之不啻足也謹書起居無任瞻跂

上荆川先生書

忠自去秋謁拜先生于太倉不值而返留柬屬  
孫守奉達知徹尊覽矣嗣後遣犬子是驥迎候  
毘陵不遇而返聞方攢冊治裝且有尊恙犬子

歸道之即擬鼓棹躬謁一語至訊問之私而以冗  
奪少選會散鄉楊昆南掌科則言先生于仲冬  
望後已渡江矣悵望殊深莫能追隨杖履奉饑  
江滸大非素心春首忽病肩疽沉淹床褥迄至  
于今迺發瘡瘍無慮百十兼患目疾不能出戶  
已三月餘忽有來言隼輿已駐維揚而時事未  
寧方勞石畫勲宣武畧還賑流移啓慶靡遑江  
南黎庶二年之間得賴安枕匹夫匹婦知頌功  
伐此先生許國之忠素所蘊蓄良不負矣忠竊  
聞尊恙久而未平顧益增劇良以過於憂勤而  
殉 國家之急故爾天啓哲人所係于天下後  
世者重甚願倍自珍用其所未盡當以身係  
社稷安危達可行而後行之區區一方似非各  
賢畢智委身之日也伏枕不能奮飛沂瞻情倍  
不覺僭言

復王龍溪先生

伏念先生親承師旨爲儒詰主盟悼道無傳求  
友之轍幾遍天下忠每獲從晤遊先生於論學

之暇時及詩歌之道與夫書法之片長授東於  
忠者無慮一數牘忠未敢以應也先生幸教之  
曰子得無以詞翰小技無關於道不聞孔子之  
云游藝耶余方與子游息於斯何莫非學而子  
余靳謂何忠益唯然避席而謝曰先生教我教  
我然終不敢聞命者蓋先生之所采擷乃忠方  
用以爲悔者也忠嘗學藝不成而以無聞老切  
自創艾平生虛敝精神曾不若學道而無得猶  
不失爲聖人之徒語云藝成而下士於志道據

崇蘭館集

卷之五

三十一

一

三

德依仁未之有獲而獨曰藝云藝云亦足醜也  
忠侍先生餘三十年每見先生不絕一切玩好  
卽投壺弋射博奕之細或時親之而因以嘗諸  
其徒者屢矣此孰非循循善誘示之易從以觀  
其志將進而引之於道之心耶忠不敏雅於數  
端一無所能而每至先生語學輒欣然嚮之卽  
自惟質性所近而於此一事若未敢以終棄者  
卽荆川先生亦教督之者屢矣然竟不能廣擇  
術之明果必爲之志有所請益於先生者其蔽

有三一曰膠於意見二曰安於蓄疑三曰滯於俗議而其尤未釋然者見世有能道先王之言而沂陽明夫子之學以爲吾道固是而竟其所就不入於空踈則流於狂肆又或標其名而皆其實者不爲無人則鄉黨自好者宜羞稱之而忠自年未四十能超出三蔽之關卓然不爲俗學阻喪者未辦是心也因遂漸染世好或以平生精力用於所不足爲徃徃而有至自信不惑以爲安身立命之原亦惟務遂遂獨行守狷焉

之志求爲鄉閭寡過之人不啻足矣而於大人體用一原萬物同體之實學闕然不講若抱希世之珍而捐諸途俵俵乎求於幽室忠之所用爲海者也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衛武公年踰九十尚求箴警於國中區區之心夕惕不寤竊欲效是故不敢以平生之既誤者技若屠龍喜同見獵自獻於長者之側也先生向遺忠書有曰此是足下一大轉身之機又知先生於忠加念尤切第昔人云吾日暮途遠故倒行而逆

施之忠聞道不早又不勝其速化之心亦欲先生開示方便不惜凌節而施俾忠猶及餘生竊其緒論以自淑不勝幸甚而於俗議之消令學道不若好藝之篤者由今而後其庶免矣若夫意見蓄疑之未敢以質者竊欲更僕悉之於前不敢隱也先生其何以振教之使行先此奉復餘容次第披臆伏惟慈鑒不宣

杏張浮峯書

戊戌追隨 廷對從羣聚間偶窺吾丈一節爲

崇蘭齋集

卷之五

十三

三百四

之曩然於中誠有合者而區區之情時或未悉於高明即吾丈亦竟未嘗不肖何如人也無何乞南遠去迹間飛沉遂無復望見顏色已乃聞吾丈道術淵源日益光顯爲學士宗惜不及負芘門墻以酬景附不肖顛蒙素乏善基任質師心常自念平生庶期無擯於君子而此意隱默孰與照原比從郎署再䟽陳乞投紱還山閉關循省先後廿年日滋固陋晚乃間從海內一二名碩側聞緒論以藉師承而志所願好又或支

離於佔畢玩弄於辭章率敝精神罔窺性命漸  
迫衰遲疇昔無窮之心已矣已矣近從令親家  
龍溪先生語及心事戲欬感慨悵然以悲茲又  
仰承吾丈雲翰遲頌道離合之蹤惜流光之邁  
惓惓引翼情溢於辭誦之感悚其語學脩樹立  
云云卽賢達若吾丈猶然用以爲歎而况淪渺  
陳人孟浪浮生者尚何比數耶春間令姪過敝  
邑卒然旅觀信名族之英令親魏子雖抱末藝  
而來其人宛有士概又皆吾丈道德漸漬而里  
俗多賢之徵魏子別歸敬附起居并申謝臆龍  
溪先生秋間有過雲間之約倘道駕能乘輿與  
偕士望之一快也

與唐一菴書

忠伏海濱夙欽道範裹糧負笈百里非遙正惟  
擗芳素乏善基不敢望見顏色昔從荆川師及  
郡大夫臧堯山散同年吳霽寰毛鹿門諸人傳  
示規誨竊被餘輝未緣靚止尚負懸衷日者蒙  
不鄙夷恍辱瑤函兼之寵貺知公雅素以此先

人者蓋稀濶矣至垂金石之篇猥及芻蕘之採  
益占誘進感戢彌深忠斂衽莊誦徙切嚮欽顧  
瓦礫弁玕殊慚仰贊方將圖之而病疽病目日  
親藥物謝去筆硯久之因稽請教并竿牘之禮  
亦竟闕然公倘未鑒斯故不謂僕誠妄人耶悚  
傾悚憤潘大夫還聊附鄙私先代荆請卽旬月  
間賤恙少瘳得勉撰數語就正高明以終初命  
不敢論于工拙也

與唐禮部凝菴

宋蘭館集

卷之十五

廿五

三

不奉光儀者數年矣豈勝馳注昨歲忽聞高捷  
不勝欣忭蓋以吾丈雋才異倫自當穎脫而倍  
憶我先師以名世之才天人之學不盡究用益  
弘積慶之源而濬發於吾丈縉紳交慶實百代  
斯文之景運也是時聞且與吉士之選得讀書  
中秘而日者始知榮擢儀部昨因陸平老行偶  
與論及意當聚首一堂矣近會鳳阿姜先生乃  
知陳乞家食以養譽望者復已踰年山人索居  
寡聞傳疑之訛一至於此媿如之何坐是久失

奉賀至以二三百里而遙隔歲不能一通音耗  
罪已罪已僕衰謝之蹤終老無聞浮生可嘆因  
思我先師學緯國華道宗來雋而溘殞蚤歲不  
令犬馬餘齡終藉陶鑄以出門墻豈家學淵源  
幸附私淑者將復於足下有快覩耶願共勗之  
以慰顛望鬱滯滿懷安得執手班荆一悉於足  
下恨之恨之

復洪靜菴書

襄寓京師會吾丈以南戶部即奏績入都一奉

宗蘭館集

卷之十五

廿六

二百五

顏範念今士大夫能獨持耿介毅然嚮道不惑  
如吾丈者誠得一數輩表正縉紳間以扶宇宙  
之正氣即天下治矣而第實顓蒙寡識自顧無  
竒不即自振於齒力未衰時以成取友尊賢之  
業所遇海內之雋猶或謬矜其愚有欲引而進  
之於道者亦徃徃自捐忘歲月之易邁前書爲  
吾丈陳之者直是肝膈悔悼真切之衷匪佞匪  
佞來教云云亦自信株守硜硜與吾丈所在卓  
蹠以弘善世及人之澤者平生實未體驗到此

